

Even if separated,
I still love you

向来缘浅， 奈何情深

米小苏

著



爱情不干胶

AIQINGBUGANJIAO

大家都说，米小苏的文字，很不一样，这本书，献给到死都不能忘怀的那个人。

文字纯净，故事曲折深情
以悲情伤感风格为主题的短篇集

青春悲情小说天后
期刊当红写手

米小苏

与你谈一场纯美之恋

她的文字永远都那么纯净，她的故事永远那么出乎意料。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纠葛迂回，都是因为——爱。这是她给我们的启迪。

沈阳出版社

Even if separated,
I still love you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

米小苏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 米小苏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8

(爱情不干胶系列)

ISBN 978-7-5441-4229-8

I. ①向… II. ①米…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2608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50mm × 215mm

印 张: 8

字 数: 120千字

出版时间: 2010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封面设计: 夏 天

版式设计: 夏 天

责任校对: 建 伟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2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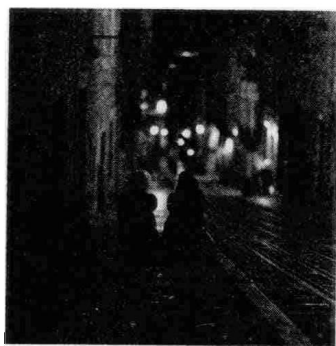
定 价: 23.80元

目录 Contents

不回头，也是一世	001
谁沉浸在谁的哀伤里	016
无疾而终的一场爱恋	029
当维尼熊爱上青青草之后	042
风华依旧笑人痴	054
那只猪啊	069
你看，上帝在笑	077
暗伤	087
春眠不觉晓	104
葛林，就让我们一起相忘吧	113
花儿，陪姐姐开放	121
记忆中那个翩翩花少年	132

陆岛的孤单成年礼	141
那一场青春覆盖了那些风花雪月	157
南粉北面	168
你爱你的，我爱我的	176
你在南，我在北	185
七月新生	192
谁把简小安弄丢了	201
为君一舞，化作狐	208
我是那么自卑地看着你离开	217
我只是你微小的一部分	233
幸福曾经来过	241

不回头，也是一世



吹拂着风，描绘着遥远的
梦；夏日的云，中途失去踪影；
秋的天空伤心欲绝；冬天的海冷
然若冰。时光几近全心全意地不
断推移。

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有一屋子的天使，如果有一天，你欺负我，我就把天使全部放出来，他们会立即把我带走，永远永远，你再也看不见我。

有时候，不回头，也是一世。

1

我在十四岁时第一次遇见陶扬。

那一日，他由老师领着，怯生生地站在讲台桌旁，埋头，衬衫上褶皱的角，被第一排的我窥见得一清二楚，老师和蔼地说：他叫陶扬，从今天开始，和同学们一起生活。

教室一片寂静，眼神全部凝聚到陶扬身上，唯望他能抬起头，自我介绍。而他，不开口。

他的嘴唇紧紧咬着，生怕说出的话，都是祸。

就这样，谁也没有完全看清陶扬的长相，除却我，第一排充满好奇的我，故意趴在桌上，歪头，分外明显地看见他脸的轮廓，黝黑的皮肤，凹陷的眼角，当我饶有兴致地准备凝视他的眼睛时，陶扬锐利的眼神突然和我对视，我吓得缩回偷窥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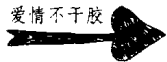
我和陶扬的对碰，大约只有我们两个人彼此知晓。

陶扬的眼睛，有着异于常人的尖锐。

或者说是睿智。

老师领着陶扬坐在我右斜角，中间隔了一条走道。

那时候，我想，那个位置，一定是观察我的最好方位，只要稍微倾斜而坐，就能看见我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挽发，微笑，或者假寐。



我和陶扬的对话，是从黑板报开始的。

那时候，陶扬已经转过来半个学期，因为没有同桌，所以和全班同学依旧陌生。而我对他的好奇，保持着恒久的新鲜感。我在日记里写道：很奇怪，那个家伙怎么总是穿着同一件白衬衫，同一条深褐色布裤，同一双白色球鞋。难道他只有这一套衣服吗？可为什么他的衬衫，总是很干净，甚至还有一丝丝肥皂的淡淡清香？

那一日，陶扬走到我旁边，用不屑的口气说：喂，老师让我和你出这一期的校黑板报，你负责写字，我来设计与绘画。

那口气，似乎在报复那一天我偷窥他，发泄他心中残存的怨恨。

我站起身，怒视他，撅嘴道：我不叫“喂”，还有，不许命令我！

他突然干干净净地笑了，黝黑的脸，绽放着单纯的容颜，道：我知道你不叫“喂”。

我缓下语气，那我叫什么？

他耸耸肩，摇头，说：你自己知道啊。

我涨红了脸，千言万语哽咽住，愣是吐不出一个字。

我发誓，如果我有一张免死金牌，我一定杀了他。

陶扬用着蜜蜂一般细声的口气道：星期日下午记得过来一起出黑板报，那时候，我一定能喊得出你的名字。

我又气又恼，捏紧的拳头，差点朝他挥过去。

我并没有与陶扬一起出黑板报，却蹲在家里看了一个下午的《机器猫》，大雄跟小叮当乘坐穿越时空隧道的机器，然后一起回到了过去。那一刻，我想起陶扬。陶扬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呢？他的脸上，完全没有同龄人的幼稚和不可一世，多了一点点稳重吧，或许。

星期一早上，老师把我和陶扬一起叫去，表扬黑板报出得好，我暗暗盯着陶扬上薄下厚的嘴唇，生怕他把我抖出来，老师转向我说：歆耳，你的字写得还真是好。

我羞愧得满脸通红。

后来我问陶扬：为什么不把我供出来？

陶扬说：歆耳，你要跟我道歉，你不应让我等你一个下午。

我蔑视地说：你总算知道我叫什么了，不错，有觉悟。

陶扬不语，我亦不再多说话。

从老师办公室回到教室，有五分钟的路程，我故意斜仰起头，默然地望着天空，碧蓝如洗，不见云，清冽彻底。陶扬问：你喜欢天空？

我不怀好意地回答：喜不喜欢，和你有甚关系？

陶扬咧嘴而笑，还在生我气？记不得你的名字，有这么重要吗？

陶扬的话，竟让我懊悔起来，记不得我的名字，有那么重要吗？

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我抿着嘴，顽固地继续撇过头，不看他。

海边的天空，比这边漂亮。海边的天，像那无边无际广袤的草原，偶尔飞鸟在海上短暂停留，啁啾而唱，几声悠扬，流连忘返。陶扬说。

我哧笑着说：你还真会掰，全天下的天空，还不都一样。

陶扬沉思了好一会儿，说：我是在海边长大的。

我没来得及发问，两个人已经走到教室，只听见一片哗然声，班里那群男生向我开炮：歆耳，你是不是喜欢陶扬？哈哈。

我斜睨一眼，不理睬。

后桌吴泽京冲着那群男生恣意笑道：怎么可能？这么优秀的歆耳怎么可能喜欢陶扬？

十三四岁的孩子，多么幼稚而无聊啊！

什么是喜欢呢？

哪有人懂呢？

4

和陶扬的关系稍有缓和，在路上碰见，我不再绕道而走，坦然相对；偶尔我上课转过头，四目对视，我迅速回头，尴尬地在草稿纸上乱涂乱画，陶扬黝黑的脸总会跟着浮现。

我必须承认，在他面前，我有一点点紧张，是那种投一块小碎石都会起涟漪的情态。

晚自修的时候，我会给他写纸条，央求他给我讲海边的故事，陶扬总是很耐心地写下：海边的沙，软绵绵的，温顺得就像一只只的小绵羊，光着膀子躺在上面，身子就会沾染上海的灵气；海边的贝

壳，奇形怪状，携一枚，靠在耳边，仿佛回声传来，似在讲述它的故事；海边的水，咸湿湿的，久不见，会想念。

我开始知道除了嘉禾镇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和嘉禾镇上的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暇之余不过是种花种草聊天侃地，我怎么能够想象出这个世界竟然会有一片海，而这片海，是陶扬成长的地方。

我问陶扬：大海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陶扬惬意而笑，用充满滋润的声音道：大海就像个大房子，大房子里储存了很多很多的水，水里有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鱼在游泳。你说这样的大海漂不漂亮呢？

我嘟噜着说：那人住在里面不是很孤独？大海那么大。

陶扬喷口而笑，我则一脸木然。陶扬好声好气地说：大海不是真的房子，和嘉禾镇的江，差不多一样，只不过大海比江的水多一些而已。

我耳根一热，道：那大海有什么好的？不过比江大一些，还不如叫大江。

陶扬眯起眼睛，神秘地说：只有等你去看了，才会知道。

5

放了两个月的暑假，陶扬回到海边去，有时会给我寄来他在海边的照片，穿着短裤，眼角深陷，微笑灿烂，在海边的陶扬，似乎比在嘉禾镇的陶扬，快乐幸福。陶扬还特地拍了一组大海的图片，在照片背后，清晰地写道：歆耳，这就是大海的样子。

我把陶扬的照片和信件小心翼翼地锁在抽屉里，这些物什，如

若掌心的宝，我要小心怀揣。

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嘉禾镇的白色或紫色木槿花禁不住暴晒，纷纷凋落，我蹲在木槿花旁，托着粉红的腮帮，阳光在我脸上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倔犟地蹲在那里，陶扬让我等他的礼物，在我头脑发晕时，终于，邮递员的自行车停在门口，歆耳，你的包裹。

我用双手接住，双眸紧紧咬在陶扬那熟悉的字迹上，蹑手蹑脚地蹩进卧室。按捺不住内心的悸动，我迅速拆开包裹，一眼就瞥见那串乳白色的贝壳风铃，以及一盘磁带。陶扬说：歆耳，你可以听见大海的声音了，我帮你录下了。还有滨崎步的一首歌。

那个暑假，我永远都会记住，在剩下的假期里，我靠在阁楼的床沿边，左耳听着大海汹涌的涛声，和滨崎步清新柔软的《YOU》，贝壳的声音从右耳跑进，搅得耳朵痒痒地笑。

可是，只要我一闭眼，陶扬的脸，就会浮现，内心就会突然沉下来，仿佛被一大块石头压住，透不过气。

我用钢笔在那画有满天星的日记本上洁净地写道：陶扬，你说，我是不是喜欢上你了？可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我怎么会喜欢你呢？你又不优秀，还会欺负我。你说，这样算什么呢？

6

等陶扬再次站在我面前，已是九月初的事。

我从学校斜坡经过，陶扬从对面走来，白衬衫，深褐色布裤，白球鞋。

我们相视而笑，我能感觉到逐渐加速的心跳。

歆耳。

不是陶扬的声音。

我转头，是后桌吴泽京。

他小跑追来，三人并排而行。

陶扬不曾离我这么近，自己仿佛在飞，像蝴蝶过花海。终于，我挤出一句对白：陶扬，你好像长黑了。

陶扬腼腆地“嗯”了一声。

吴泽京插话：歆耳，你俩关系似乎真的很好啊！

我仿佛做错事一般，反复道：哪有？有吗？哪有？别乱说。

吴泽京不再如上次恣意而笑，而是有些负气道：可有人这么说啊！

我看陶扬，他笑着不答。

那一日，吴泽京很认真地问我：歆耳，你喜欢陶扬？

我挽发，埋头继续写作业，没有。

只是那日过后，吴泽京不再如往昔虚心向我请教问题。

再次日，陶扬对我突然很客气，“谢谢”，“请”，如若陌生，暑假所发生的不过是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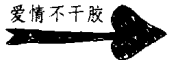
7

当老师走到教室里，说：陶扬，这期的校黑板报，还是你出。人员还是你自己定，你仍然可以叫上歆耳。歆耳，听见没呢？同学之间要相互配合啊。

啊！我惊讶地叫出声。

老师不太友好地问：怎么，有问题吗？

我摇头，转过身，只能看见埋首的陶扬。



他应该有话对我说。

那一次，我还以为老师真的识得千里马，叫我出校黑板报，原来是我自作多情。

可这，又是为什么？

那时候，我和陶扬并不熟识。

我没有像个泼妇一样站到陶扬面前，刻薄地询问，而是安安分分地待在座位上，给他写纸条：这个星期日，我和你一起出黑板报吧。

陶扬说：歛耳，不用了。谢谢。

可那个周末，我依然是去了，陶扬没有理睬我，我就像个局外人，而他就是个僵尸。我硬是坚持不离开，直到他把单薄的黑板添满七彩的乐章。我低声道：可以说话了吧？又不是我得罪你。

他没有回答，默默地把五颜六色的粉笔收拾好，背起包，转身就走。

我大声喊道：陶扬，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他并没有回头，坚定地往前走。

彼时，班上那群人已经叽叽喳喳地盛传起我和陶扬的流言蜚语。

而我不怕。

我多么渴望他能朝我微笑，哪怕不说一句话。

8

秋末，起风，我已经披起小外套。

陶扬的身上，还是那套不变的装束，白衬衫，深褐色布裤，白

球鞋，仿佛依旧是春末那天来到我们班上的那个害羞的小男生，在他身上，季节似乎永远停留在一个位置，温度则永远没有起伏。

我和他，已经没有交流。有时候，我会遽然回头，他的眼睛仿佛受了惊惶，迅速耷拉下来。

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以对视角的位置，轻松地在我身上扫描。

我说过，他的那个位置，是观察我的最好方位，只要稍微倾斜而坐，就能看见我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挽发，微笑，或者假寐。

但他，并不和我说话。

收到生平第一封情书，我以为是陶扬的，兴奋得以为找到了话题。

虽然那些极其丑陋肮脏的字迹逼我去怀疑情书的作者，我还是假装不在意地走过去，充满期待的语气：这封情书是你写的吗？

陶扬连眼睛都不抬，说：不是。

陶扬的表情让我极受羞辱，我把那封信捏成一团废纸，投入纸篓，另一个人把它拾起，走到我面前，张扬地说：歆耳，是我写的。

我有点鄙视地说：吴泽京，你的字和你的长相，真成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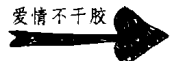
吴泽京飞扬跋扈地说：难不成你真喜欢这个黑皮肤的小子？他有什么好，不过是从海边生出来的穷小子。

我挺直背，气势汹汹，这关你什么事？本姑娘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陶扬忽然站起来，温和地说：去外面吵吧，这里不适合吵架。

我无力而绝望地望着他，深深地。

而他已经离开座位。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无论我裹了多厚的衣服，牙齿还是时不时会打战。我不停地写日记，满腔的热情里夹杂着万劫不复的怨恨，陶扬的突然转变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接受不了。

嘉禾镇开始下雪，白雪皑皑的世界，徒增清冷的心情。

我躺在阁楼的木板床上，桌角是盛放在青花瓷碗里苦不堪言的中药，含一口，生硬咽下，眼泪喷涌而出。

那个冬天，我几乎都在病床上。所有的同学都来探望，陶扬站在最角落里，凝视我挂在窗口的那串贝壳风铃。

这么多这么多贝壳，真的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吗？

不知道哪一枚贝壳，会记载我和陶扬之间的边边角角的细节？

自始至终，陶扬都不肯与我交谈，就算只是个安慰的问候。

这一场病，就陪着我度过了将近一个冬天。

陶扬不知道，陪伴我的，还有大海和滨崎步的声音。我把那盒磁带，深深地藏在抽屉里，生怕谁看见，生怕谁去碰。

那是一个伤口，哪怕是轻轻一碰，都会剧疼。

我已经学会背滨崎步《YOU》的歌词，那些词语，美得哀伤，就像我初次遇见陶扬，他黝黑的脸，深陷的眼角，想起来，都忍不住喟叹。

若只如初见。

若只停留在那个炎热的酷夏。

如果不是吴泽京无意透露，我就不会知道陶扬已经要离开。

在那日全班同学一起探病之后，吴泽京最后一个走，他说：歆耳，你不要把精力放在那小子身上了，他终归都要走的。

我冷笑道：吴泽京，我警告你，别以为你爷爷是校长，你就了不起。你说说，除了你爷爷的身份，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又凭什么让他走？你有这个权力吗？

吴泽京嘲笑道：如果我有那个权力，他早就不在这里了。

我问：那你凭什么说他会走？

吴泽京说：反正他就是会走，爷爷说的。听说只剩下一些手续问题。好像是他妈妈要结婚了。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说。

好吧，走就走吧，我又不稀罕。我说。

吴泽京幸灾乐祸道：对啊，他有什么好稀罕的，还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突然反应过来，吴泽京，你刚才说什么？

显然，吴泽京被我吓了一跳，一字一顿重复道：他父母离婚了，就在他刚来我们班那一天。不然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突然转到这里来呢？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我立刻就想起了陶扬第一天来嘉禾中学，由老师领着，怯生生地站在讲台桌旁，埋头，衬衫上褶皱的角，被第一排的我窥见得一清二楚。他不开口，嘴唇紧紧咬着，生怕说出的话，都是祸。我说：行

